

□钟 扬

我的乒乓,源自父亲。
20世纪60年代末期,他在县城八一柴油机厂工作,是职工乒乓球队的一把好手,星期天回到村里,就去大队学校,找老师们打球。学校里只有两只球拍,颜色记不清了,印象中,都带有颗粒,谁上台谁用。父亲总是退回远台,腰几乎弯到膝盖下面,眼看球快到脚面了,才抡起手臂,自上而下,画着大圈,兜将回去。多年以后知道,那叫削球,父亲模仿的是张燮林的“海底捞月”。他的回球,线路很长,飘飘忽忽,像电影中的慢镜头。

我打球,在上学之后。村头小学没有球台,放学后,大家从窗户钻回教室,把黑板放在泥合课桌上,中间摆上木棍、半截砖,挥舞着课本、木片、黑板擦上阵,托着、推着、拱着、抹着,乒乒乓乓,挣来抢去。那个年代,几个纸包捧一天,半把珠子弹一年。那颗白色小球,突然之间,如电光火石一般,连接住了父亲手下的道道弧线。按时下的话说,是基因的力量吧。

泡、磨、蹭、抢,脑子始终处在灵敏状态,整天算计怎样抢占球权。我偷出伯父的托灰板,果断剃掉四角,打磨出平生第一把球拍。无从奢望胶皮、颗粒,但它依然胜过书包书本的分量。它与我如影随形,球台上,教室外,我学着父亲的招式,对着乒乓,对着空气,左一板,右一板,划着大圈,砍将下去。

三年级,村头小学汇入大队学校。我终于来到父亲他们当年的球台前。他已久疏战阵,很少到学校了。偶有一次,我正和高出一头的对手厮杀。他很认真地看完,当即决定,今后,我可以放手打球,全家支持。光板、海绵板,净面的、颗粒的,随着正规球拍相继来到,对手开始成批退后。等到上初中,近邻几个大队都在盛传,黄庄有个黄头发孩子,乒乓了不得。

初一暑假,教体育的王老师去县城培训,带回来一只崭新球拍。底板光洁,板型流畅,海绵橘黄,胶皮鲜红。手指摸去,颗粒竟如我们

的平头,细软柔韧;指稍未离,胶粒便争相复位。大家排队试打,一轮下来,面面相觑,说它古怪难控,中看不中用。红球拍来到我手上,砍长球,颗粒停得住吃得深;回短的,颗粒竟然有种“吸”的功夫。几天以后再和球友较量,他们惊叹,我的水平长了一大截。球经过红颗粒后,晃晃悠悠,让他们无所适从。老师也深感意外,说我是父亲打法,却远远超过了他。对手渐远,我开始按捺不住,与其退到远台削来砍去,被动防守,哪如主动起板进攻?红颗粒绵软,吃不住球,就一遍遍调整拍型;发不上力,先吃住球,反复调整深浅,稳住了,迅速脱手,往前上方送。

那时候,我是多么渴求一场比赛来证明这手“绝技”。等来的,却是恢复高考和中招的消息。父亲拿起球拍,一遍遍摩挲红颗粒,满眼的不舍,满脸是带错路的歉疚。话出口,却咣当掷地:考不上大学,回生产队打坷垃种地,一辈子也别想打球了。

语文、数学、政治、物理、化学,考五门,满分400分;公社高中录取线120分,我得90分。父亲当年的两个时姓球友被召回了学校,他们都是老三届高才生,一个教数学,一个教物理,合力把我“保”进学校。教数学的时老师与父亲挚交多年,把我领进他的宿舍,吃住随他。他是恩师,我至今视其若父。时老师把一摞崭新的教材摆在我面前,一手举起球板,一手曲指敲击红颗粒,谆谆面命:沉下心来,从头来,拿出打球的精神头儿!

两年之内,没有四季;一天当中,不分黑白。最先从代数找到突破口,学着高中,回补初中;物理刚

摸到枕头,化学又钻晕了;作文课,思路受表扬,错别字却被老师列了半黑板。我一头扎进陌生厚重的板块中,一点点摸索,一丝丝撬动。像当年用红球拍进攻,寻找乒乓撞进颗粒的感觉。底板的力量,胶粒的反弹,手臂的发力。仔细体会,反复打磨,谨慎固定。

日复一日,试题、作业本、演算纸堆满了课桌和床头,在一次次考试后,身位逐级往前提。入校时神一样存在的“学霸”们,抑或是偏科难返,抑或是临考运气,高考纷纷落榜,4个理科,我一人过线。虽然是地区师范,但依我的入学出身,仍然在学校轰动一时。

高中两年,很少掂起球拍,印象中只举行过一次教职工比赛。学生预赛,选前四名参加。我翻出球拍,红颗粒清晰通透,柔韧若昨。练了两个午休,单淘汰比赛,波澜不惊进决赛,拿下冠军。

赴师范报到时,红球拍却找不到了。大概是合班大复习时落下的。当年的高手父亲,已视此物如毛巾茶缸。他大大咧咧说道,一只球拍,哪里买不到?

最终,问题还是出在这里。两年师范,多次换拍。红的,黑的,绿的。虽是颗粒拍,却丝毫不见红颗粒的感觉。削,吃不进;抽,球刚触板即飞。打过几次比赛,手感麻木混沌,结果差强人意。毕业分回本市郊区当“孩子王”,8年后转乡政府当秘书,多有打球机会,挑块带颗粒的球板上阵,依然是师范的状态,进攻艰涩,防守难控。我百思不得其解, 时常慨叹被打回了木板时期原型。意兴阑珊, 最终 “挂拍”。

20世纪90年代末, 体重如气

吹一样疯涨。170厘米的身高, 两年时间,体重从75公斤飙到108公斤。恰逢此时工作调动,形象备受关注,事关自尊,立誓减重。先试跑步,脚步“咚咚”,如搬如挪,三天即废;严管吃喝,心虚气短,胃似狼掏,夜半复餐。第二天,直奔文体商店。乒乓再不济,也比走路节食有趣。下意识取下一只红颗粒的,心想,死马当作活马治,今后就它了!打开包装,随手摸去,却如同触电,脚跳头麻——它柔韧如发,竟是我苦觅多年,消遁弥久的红颗粒的手感!

新单位有专业乒乓球室。地板绛红,台面幽蓝,灯光如瀑。球友多是高手,衣装时尚名牌,个个出口成章;直板的,能够横打,横板的,两面弧圈,人人身手非凡;经常有专业教练前往指导,区里区外,他们拿过很多奖。这样的情景让我恍若隔世,目眩脑晕。前几天上场,无从招架,发福的身体像篮球一样滚来滚去,狼狈之极。高手们戏言,最好去推铅球、掷铁饼。

有次下场,一位年长者专门叫住我,要过球拍,细细抹拉,轻轻敲击,脸上满是惊喜。他说暗地里看几天了,我属于直板长胶,球界冷门,又是正胶打法,业余界闻所未闻;正反手都能削,防守有基础;不倒板用长胶进攻,功夫老道,独创自成。其他人,他用手往室内画了个大圈说,看着眼花缭乱,却没有苦练的基础。坚持下去,手熟之后,他们谁赢你都难。长者在区乒协兼有职务,年轻时进过市级专业队。经他指点,我知道了底板的种类,胶皮的分类。净面有反胶、防弧胶,而颗粒看似类同,实则性能迥异,分为正胶、生胶、长胶。至此,终于

明白,师范以来,我苦寻多年的红球拍软颗粒稀有的长胶,一直错为更为普及的硬胶粒的正胶、生胶。差之毫“粒”,谬我多年。

年底,连续打断几只长胶胶粒,体重减回肥前。区职工运动会,轻装上阵,基础作后盾,怪拍新打法,多年的憋屈借机释放,应了长者的话,顺利拿到第一名。翌年春季,全市四运会上与各路高手过招,不落大风,单打铜牌。他们视我为“黑马”。很多次,比赛结束,对手都会盯着我的红球拍,这胶皮,这种打法……

本市乒乓界的“泰斗”,20世纪六七十年代是省队主力,后来身体出了问题,改打残运会,拿到过很高级别的冠军。市四运会后,我的水平陷入瓶颈。对手纷纷破解了长胶回球反旋转难题,大胆压住我的反手,我的正手很难起板,自始至终,进了他们的节奏。胶皮带来的优势,荡然无存。上门请教“泰斗”,他对我的打法洞若观火,评价果然是更高层次——我的球路,野打冒撞,误入长胶最难掌握的进攻之路,靠“怪”赢球,却缺乏长胶基础技术,步伐混乱,攻防失位;重心必须“虚”,始终悬在这儿。“泰斗”指着小肚说,动作做完,重心一定要回来……

输赢不再重要,因为,偏科太久,必须恶补。红颗粒能找回,缺口不连,永难自圆。

有时候,两个星期循环重复几个动作;有时候,为看似简单的一板,纠缠半天。推挡搓拱,磕切劈撇。大臂,小臂,手腕,指尖;腰,胯,腿,踝,脚。它们协和一统的时候,球的弧线是那样优美曼妙,落点是那样心衷意合。只是,这样的感觉,要么姗姗来迟,要么昙花乍现。

还有“泰斗”说的重心,它至今仍然空灵缥缈,像春风中的柳絮,伸手去抓,从指缝溜了,上脚踩,又倏然到了鼻尖。

越是这样,我越是感觉它的存在。无处不在,无时不在。

就在球房里,球台上。它饶有兴致地看着我的红球拍,发出“乒乓”“乒乓”的笑声。

总第一四三九期



生态文明 美丽中国

□刘书杰

生态文明,水清天蓝;
写入宪法,只为民愿。
环保立法,史上最严;
紧抓源头,过程严管。
党政同责,齐抓共管;
一岗双责,务实清廉。
河湖长制,党政共担;
防污治污,保护水源。
国土绿化,增量扩面;
损害赔偿,划定红线。
调整结构,倡导低碳;
和谐共生,绿水青山。
绿色出行,餐饮光盘;
督察回看,神州席卷;
开发保护,尊重自然。
处处有绿,生机盎然;
美丽中国,和谐家园。

一面旗帜， 一群人

□黄鹤权

您从起义呼声中走来
您从卢沟桥的枪声中走来
您从一个国家最揪心的痛楚中走

来

……
从无到有
从长征到日寇铁蹄
从东北到平型关大捷
从西北到闽东三年游击战
从中原到百团枪声
历经血流如注
和低垂的烽烟滚滚
数不清的月夜,千百战
您都像蝴蝶一样
围绕着无数热血男儿
永远站着
手臂高高举起
定格一个永恒的姿势
哪怕一次次的跌倒
也要向和平伸去
一次次的爬起
一次次势不可当
像子弹一样飞出枪膛
把自己
把勇气与泪光驻进战争的缝隙
令敌人魂飞胆丧
党旗,我必须以最庄重的姿势
向您
致以崇高的敬意
您燎原了我对英雄的敬仰和崇拜
您的身姿永远是一种精神
绝对是这样
您的名字,叫作中国



白发示人

□程应峰

毋庸置疑,就中国人而言,一头浓密乌黑的头发,让人倍感年轻。但是,不管你是谁,也不管你的身体状况如何,迟早还是要出现白发的。当然,通常情况下,人们更愿意自己拥有一头黑发,因为谁都愿意自己年轻而有神采。在某种程度上,一头黑发表代表一个人还拥有许多美妙的人生时光。

白发给人的感觉是,老之将至甚至已至。在这一点上,我是很有体会的。一天,我在上班的途中,碰见一位赋闲在家每天坚持晨练的领导。他看见了我,惊呼一声:“呀,你怎么有这么白头发了?”我一笑:“是啊,到了该有白发的年龄了。”他说:“你不就是四十来岁吗?怎么是该有白发的年龄?”我说:“我都五十好几了!没那么年轻呢。”

另有一次,参加一个笔会,一位彼此知晓却素未谋面的文友在敬酒时,也不管是否得罪在场的其他人,直言不讳地对我说:“我读到你的文字是最多的。”两天后,我在搜索自己发表的文章时,意外搜到了他撰写的网络日志。谈到我时,他说:“儒雅俊逸的程应峰又一次让我意外,想不到他与我年龄相当,竟有半头白发。”他的日志,让我会心一笑。看来,在我的文章之外,我的白发,给了他更深的印象。

这之前,我写过一篇题为《白发了,真好》的文章。其实那个时候我就有较多白发了,只不过那时也染发,平时别人无缘看见我的白发,就以为我是一头黑发。那时总有一些熟悉我的人对我说:“你怎么就不见老呢?”老实说,这样的话,听着,还是蛮舒服的,要知道,谁愿意衰老?谁不希望自己葆有年轻的鲜亮啊!

也不知从哪一天开始,原生态的理念开始在我的心底扎根,我开始认同一种原生态的健康生活。我不再染发,头发自然而然就以原貌示人了。一些久未见面的人再见到我的时候,就会表现出惊讶,说:“你年纪轻轻的,怎么就有白头发了啊?”这时,我就只能以“半白发,却是原生态”来诠释了。

人,作为自然世界的一部分,总是要老的,原生态是自然赋予的最本原的一种生活状态,远离技术性操纵,具有天然之美、自然之美和原始之美。白发的产生,是自然而然的事情,细一想来,其实没必要去为之遮掩。且不说,白发的出现,还可以让一个人及时明白自己的健康状况。比如就我而言,两鬓斑白就是明显肝火旺盛的表现,这一表现能够提醒自己,在饮食上要注意清淡,为人处事上要保持轻松愉快的心境,不要为俗务左右,并适当参与一些健康的文体活动。

当然,于人而言,特别是对于追求时尚潮流的年轻人,给自己的头发染上一些喜爱的颜色,应该是无可厚非的,因为千篇一律的黑色头发,从外观上确实显得沉郁压抑。但是,需要明白的是,许多染发剂里面其实都含有不利身体健康的成分,频繁染发,说轻点会损害发质,说重点会增加患病的风险。

所以,为着爱美而不遗余力地染发的人们,最好有所节制,尽量将染发的危害降到最低点。

如今白发丛生,我认为真的没有再染发的必要了。这样,保持人生原生态,保持头发原生态,保有原貌版头发,持有一份自然天成的健康心境。说不定如此一来,一不经意,还真的会在哪一天,有白发变黑发的惊喜出现呢!



诗与远方
赵东海 摄

张爱玲赌气

□王吴军

20世纪40年代初期,女作家张爱玲步入人文坛。她在上海的一些报刊上发表了自己的作品,很快就才名远扬,备受青睐。然而,谁也没有想到,张爱玲这样一个才情不俗的年轻女作家,竟然会因为赌气而得罪了杂志社的老板而遭到讽刺和嘲笑。

张爱玲的成名之作《沉香屑》最早发表于上海的《紫罗兰》杂志。由于这篇作品别具一格,文字优美,而且目次极其别致地称为“第一炉香”“第二炉香”,含义丰富,耐人寻味;描写角度与众不同,艺术感觉精细独特,文笔流畅雅致。《沉香屑》发表之后,引起了读者的广泛兴趣,让刚刚步入人文坛的张爱玲兴奋不已,灵感如泉水涌动,一口气创作出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,大受读者的欢迎。

很快,张爱玲这个名字就家喻户晓,红透了上海,传遍了中国的文艺界。傅雷在他的《论张爱玲的小说》中

说,当时,张爱玲成了“文艺园里探出头来的奇花异草”。现在看来,这评价也非过誉之词。

当时,许多报刊的编辑都很欣赏张爱玲,都希望她能为自己编辑的报刊写稿。比如,作家柯灵当时正在编辑中央书店出版的《万象》杂志,他就对张爱玲的创作风格和才华十分赏识,好几次邀请她为《万象》杂志写稿。张爱玲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女作家,她在《传奇》再版的《序言》中说:“出名要早呀!来得太晚的话,快乐也不那么痛快。”所以,她成名之后,就趁热打铁,一鼓作气进行文学创作,接连不断地发表作品。

大概正是这个缘故,她给当时的《万象》杂志写了不少的稿子。当时,平襟亚是中央书店的老板。根据张爱玲的才华和名气,不论是从文学创作的角度,还是从经济利益来考虑,平襟亚都非常愿意发表张爱玲的作品。可是,具体不知是在什么时候,为了小说《连环套》的稿费问题,张爱玲和平襟亚之

间出现了矛盾,最终吵得翻了脸。张爱玲为此而赌气,便停笔不写了。

张爱玲的赌气让《万象》杂志吃不消了。因为,当时《万象》杂志正在按期连载《连环套》这篇小说,张爱玲中途停笔不写,《万象》杂志就无法再连载下去。张爱玲这一举动使平襟亚十分气恼,但是,一时之间又无可奈何,他只好想方设法来弥补此事,同时,也一直寻找着机会来报复张爱玲。

此事过去没有多久,上海有一家杂志社组织了十位作者,共同写作题为《红叶》的集锦小说,平襟亚也是被邀请的十位作者之一。他一直对张爱玲中途停写《连环套》一事耿耿于怀,于是,就利用这次机会借题发挥,发泄对张爱玲的不满。不久,平襟亚就在集锦小说里描述了一对少年夫妇,两个人准备去赴宴会,一看手表,时候尚早,就在园中看看花树。那女的忽发奇想,问老园丁:“这里有没有狐仙?”老园丁回答说:“这里是没有的,而某家园中,每逢月夜,时常出现一妖狐,对月儿焚香拜祷,香焚了一炉,又焚一炉,一炉一炉地焚着,直到最后,竟修炼成功,幻为娟媚美女,出来迷人。”这些描写其实是讽刺张爱玲的小说《沉香屑》的,这也是张爱玲用自己的赌气换来的一次报复。